

# 青山綠水，相見有緣

## ——青峰榮退感言

陳方正

古人有云，十年如新，傾蓋如故。認識觀濤與青峰，算來已經整二十年，但最初相遇，也就是相逢道左般偶然。那時我剛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，由傅高義教授協助安排，到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半年。四月間亞洲學會年會在波士頓召開，各方學者輻湊，熱鬧非凡。某天中心舉辦研討會，其時在費城賓州大學作訪問學者的金、劉二位也來了，並且在發言中提到余英時。我一時意動，問他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和英時兄的餐聚，他們欣然赴會，當晚大家開懷暢談，賓主盡歡。

其後彼此往來頻繁，記憶中曾經到成都參加他們所辦的討論會，同遊青城山和都江堰，又曾經商量合辦研究機構和出版社，金耀基兄當時也參與討論，但由於時機遠未成熟，都沒有結果。兩年後，也就是整十八年前的四月初，他們應邀到中國文化研究所來訪問半年。不料晴天霹靂，意想不到的連串驚心動魄事件接踵而來，轉瞬間形勢急轉直下，在訪問期滿之際，他們已經不可能再返回大陸，自此淹留中文大學，共事多年。這既是巧合，但更是緣份吧。

既然留下，大家在苦悶與困擾之餘仍然希望有點作為，經過反覆考慮和討論，終於決定合作辦雜誌，並且很快得到各方熱誠支持。這樣，經過將近一年緊張籌備，《二十一世紀》終於在1990年10月底面世，青峰出任編輯，耀基、觀濤和我任執行編委，共同負起了撫育這份新生刊物的責任。對她來說，這是重擔，也是巨大挑戰。是重擔，因為百事待興，從組稿、編輯、出版、發行等業務到所有行政工作，事無大小，無不需要日夜操心。是挑戰，因為這並非專業學報，而是思想性的知識份子刊物，無成規可循，編輯不但對文章要斟酌取捨，更需在選題和欄目配置上發揮創意，甚至訂正魚魯，補苴罅漏也是其職責，不容苟且。換而言之，刊物的風貌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於編輯的素質。非常幸運的是，為這樣一本刊物獻出才華與精力，本是青峰夙願，而就背景、學養、經驗、性格和敬業精神來說，她也正是迎接這挑戰的最理想人選，不作第二人想。

青峰與新中國一同成長，以尖端成績考進北大，然後，和那個時期的許多優秀青年一樣，碰上文革，經歷下放，在窮鄉僻壤體驗艱苦生活，70年代初以地下文學手稿《公開的情書》知名。1977年底的科學大會迎來科學的春天，也為青峰和觀濤帶來生命轉機。會上決定恢復出版《自然辯證法通訊》，他們被調入中國科學院參加編輯工作，由是得以登高望遠，展露才華。在80年代

初他們發表《興盛與危機——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》，並廣交同道，合作創建「走向未來叢書」編輯委員會，出版數十種風行一時的專論和譯著，在高漲的民間文化運動熱潮中引領風騷，深深影響了那一代人的思維。

80年代末的風雲變幻再一趟改變這兩位學人的軌迹，同時也深深觸動了海內外知識份子的心弦。在他們的支持和積極參與下，也憑着從那場文化運動中帶來的朝氣、銳氣和使命感，青峰以全部精神力量投入《二十一世紀》，務求大處氣象恢宏，小處一絲不苟，一切以盡善盡美為鵠的。她的認真與執著迅速感染了編輯室同仁，從此為刊物的嚴謹風格樹立典範。然而，這並不足夠：一本刊物的水平、氣象不取決於編輯室，而來自它所能夠匯聚的學者群體，也就是決定於編輯和編委的理念與號召力。青峰能耐細務，但並非謹小慎微，她性格率直，為人爽朗，好客能飲，有「女俠」之稱。通過與她的連繫、交往，我們的編委、作者如勞思光、劉述先、湯一介、龐樸、韋政通、陳忠信、楊振寧、余英時、林毓生、張灝、李歐梵、錢永祥、孫隆基、林同奇等，無論舊雨新識，都很快成為《二十一世紀》的忠實朋友和支持者。而且，她態度開放，新作者和年青學人不論思想、立場如何，來稿都永遠受歡迎，他們也迅速成為這份刊物的生力軍，其中如許紀霖、王紹光、崔之元、汪暉、秦暉、沈志華、高華、謝泳等，今日都已經是中國學術界的中堅份子了。《二十一世紀》能夠與這大批學者朋友在文字思想結下不解之緣，青峰實功不可沒。

時光荏苒，轉瞬這份刊物已經跨入它以之得名的世紀多年了。它贏得不少掌聲與讚賞，但也遭到或明或暗許多批評；它很幸運，得到多方面特別是大學當局的支持與幫助，但出於種種原因，仍然要經常面對各式干擾。有道是：「非人磨墨墨磨人」，辦雜誌亦當作如是觀吧！青峰生性達觀，但來港前後多次患病。在過去十七年間，她不但盡心辦刊，負責出版叢書，舉辦學術會議，和處理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日常事務，而且還勤奮作學術研究，真所謂焚膏繼晷，日夜不息。長期操勞所產生的壓力不斷增加，遂令她健康受損，身心俱感疲敝。現在她終於來到可以交付重擔，調養身體，重闢人生境界的時候了。《二十一世紀》的讀者、朋友、同仁在依依不捨和感激她的多年辛勞之餘，相信都會為她感到高興，並誠摯祝願她今後健康愉快，靜享馬鞍山居的朝暉夕照，吐露港上的明月清風。我個人更懇切希望她能夠恢復以往的輕鬆豪邁，以海闊天空般心情來看世界，享受世界。當然，青峰女俠豈是安於閒逸之人，她對中國文化的承擔更不可能就此劃上句號。以是，在神州人文世界的青山綠水中，我們還期盼着她的身影。

